

刘丹：加拿大提前大选，特鲁多欲逆风翻盘

原创 GBA Review 大湾区评论 8月17日

大湾区评论 GBA Review

事实 | 洞见 | 影响

进入2021年以来，关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准备提前大选的讨论备受关注。如今，这一猜测终于成为现实。2021年8月15日，特鲁多前往总督府会见最近才上任的总督西蒙（Mary Simon），要求总督解散议会。随后，总督正式授权特鲁多解散议会，同时启动第44届加拿大联邦大选。



加拿大现任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图源：网络）

为什么要提前大选？

这个问题是近期媒体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根据加拿大选举法规定，加拿大大选每四年一次，上一次大选于2019年10月结束，理论上来说下一次应该是在两年后。如今，

特鲁多政府的任期才刚刚过半，一下子将大选提前两年举行，似乎有点突然。对于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即对于少数派政府来说，发起提前大选通常有两种情况：

一是出于被动，也就是反对党单独或者联合逼宫，想要逼处于劣势的执政党下台；

二是出于主动，也就是处于优势的少数派政府瞅准时间想要逆风翻盘，夺回多数派执政地位。

很明显，特鲁多这次是主动地发起提前大选，因为反对党目前都在以疫情为由对他这一行为进行猛烈的批评。特鲁多这么做有两个原因：

第一，执政环境受限，重新夺回多数派执政地位是唯一选择。在2019年的联邦大选中，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虽然赢得连任，但相比2015年的大获全胜，第二任期的自由党没能保住多数派的执政地位，也没有能够和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最后只能成为少数派政府。这意味着自由党在执政过程中必然面临反对党的掣肘，推行政策的阻力非常大。“Case by case”的合作方式需要在每次推行政策前去争取其他政党的支持，包括在举行信任投票时向其他政党妥协以存活下来。这对于自由党来说，注定是一个比较艰难的执政环境。但幸运的是，作为少数派执政党，拥有瞅准时机发起提前大选、扭转执政困境的机会。对于特鲁多来说，这也是唯一一次逆风翻盘的机会。接下来，特鲁多还有一些重大的政策需要推行，例如推动超1000亿加元的经济法案，这些如果没有执政地位的保障，将会很难实现。而无法按照规划实现执政目标的自由党政府，很有可能最终在反对党的掣肘下黯然离场。因此，提前大选势在必行。

第二，选举优势明显，需要当机立断。目前确实是一个值得“瞅准”的“时机”，特鲁多拥有较为明显的选举优势。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特鲁多的政绩不算亮眼，对内一直无法平衡财政赤字，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道德专员调查，甚至触发党内人事危机；对外不仅与俄罗斯、沙特等国家一度闹僵，与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也处理得十分不理想。虽然这么说可能不太合适，但新冠疫情的确是给了特鲁多一个好机会。一方面，在隔壁美国糟糕透顶的疫情状况下，特鲁多及时且坚定地关闭美加边境，给加拿大防控疫情构建了一道重要的防线。从数据上比较，同为北美国家的加拿大在抗疫方面的成绩在美国的映衬下显得实在是优秀太多。另一方面，自由党联邦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地援助国内各行各业以及各个人群的政策也给特鲁多增色不少。尽管这样的政策让加拿大背负了二战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但特鲁多的支持率却是肉眼可见地提升了，最高时甚至超过了百分之四十，这对于一个少数派政府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根据8月12日LegerMarketing公布的民调显示，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党将赢得35%的选票，而保守党的得票率为30%，新民主党为19%。

此前，人们也听到特鲁多多次表示，不想在2021年秋季提前进行大选，这主要是为了迎合民众们不愿意在疫情之下举行投票和更换政府的呼声。但现阶段情况明显有所不同了，疫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虽然由于Delta病毒，第四波疫情已经开始，感染病例在8月份有明显上升，但死亡率一直控制得比较好，治愈人数也有所增加，而且加拿大的疫苗接种率在全球也都处于领先地位，所以虽然反对党不断攻击特鲁多不顾疫情提前大选是自私的行为，但民众在这方面的顾虑恐怕已经减少了很多，而且民众可以选择邮寄选票。根据加拿大选举委员会主任佩罗（Stéphane Perrault）预计，今年将有五百万人邮寄投票，而上一次大选采用这种方式投票的人还不到五万。同时，今年出来投票的很可能更多都是在疫情中实实在在收到了援助福利的年轻人，他们对于特鲁多和自由党的认可度也相对较高。这也是为什么特鲁多胜算较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实际上，除了以上两个主要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增加了特鲁多的优势。例如，保守党及其党魁在疫情期间毫无存在感，为了抨击而抨击的行为可能反而容易导致选民的反感。保守党的支持率一度还曾经低于新民主党，与自由党相比，近期的差距更是显而易见。作为最大的反对党和自由党一直以来的竞争对手，这一次真的可以说希望渺茫。另外，可能会有一些人关注前段时间加拿大的原住民问题。几批原住民寄宿学校儿童遗骸的现世似乎让大家觉得这对特鲁多而言是个很大的打击，但实际上并不见得。因为原住民寄宿学校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主要集中在保守党执政时期。而对于特鲁多来说，态度诚恳地直面原住民问题、积极出台各种针对原住民的政策、启用原住民作为内阁成员等举动一直都是他的加分项。暂且不论自由党政府是否能够与原住民真正地和解，以及从根本上解决原住民问题，但至少态度是对的，而这对于加拿大选民来说其实意义重大。

由此可见，特鲁多的确是已经“瞅准时机”了——执政环境亟需改变、自身优势不容忽视、对手实力陷入低谷。此外，加拿大国内也酝酿着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如果再拖下去，特鲁多的优势也恐将不在。所以，此时不选，更待何时。

大选之后的美加、中加关系何去何从？

近期中国国内媒体也史无前例地对加拿大提前大选非常关注，究其根本，关注的并非只是加拿大的政党政局，更多的应该是关注大选之后，新上台或者说重新上台的政府将如何处理目前微妙且危险的美加、中加关系，实际上，这也是加拿大之所以博得眼球的主要原因。

笔者近期接受采访时曾遇到一个问题：在中美博弈的历史中，加拿大的定位是什么？对此，笔者认为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定义或者描述，或者说其实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定位。毕竟，加拿大和美国在历史、文化、地缘、经贸、安全的亲密关系摆在那里，两国可以说是天然的同盟。曾经有一篇加拿大学者的文章写道：相对于隔壁强大的邻居美国，加拿大怎么可能舍近求远去亲近大洋彼岸的中国？不过总得来说，在历史上，比起保守党政府，自由党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得相对不那么盲从于美国。像人们比较熟知的例子，现任总理的父亲老特鲁多总理（Pierre Trudeau）在1970年的时候顶住美国的压力，与中国建交。另外，曾经执政三届的前自由党总理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也在2003年时表示“中加关系会越来越紧密”。而且在2019年中加关系因为孟晚舟事件跌落谷底时，克雷蒂安还曾经一度愿意成为特鲁多的特使来华谈判，不过这个提议后来被时任外交部长、现任副总理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给否决了。

如果说中加关系的问题是当时特朗普政府造成的，那拜登上台之后中加关系是否就会有所改善？笔者认为并不见得。反而值得担忧的是，加拿大的外交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了。一方面，特鲁多对拜登政府寄予厚望，希望更为理性的拜登能够修复被特朗普严重破坏的美加关系，确保美加贸易、安全关系的稳定。另一方面，从第一次“拜特会”可以看到，特鲁多在很多事情上都有求于拜登政府，例如能源、贸易、疫苗等。那么，这意味着特鲁多在更多方面将受制于美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拜登上台之后，加拿大在美国及其联盟的对华政策上多次充当排头兵，在香港问题、新疆问题、人权问题上表现得都比较积极，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这种行为和政策选择是可以解释的。而反观拜登，他的确更为理性且更有章法了，但这对于加拿大来说并没有那么受益。拜登版的“美国优先”丝毫不比特朗普温和，哪怕是面对其最为亲近的盟友——加拿大。上台第一天，拜登就泼了特鲁多一盆“冷水”——取消了特鲁多政府高度重视的基石XL油管项目。对于特鲁多希望美国助其拯救在华被捕的加拿大公民，拜登其实也就是口头上做出了一些表态，与特朗普当初如出一辙。所以，特鲁多在重新大选之后如何与拜登领导的美国打交道，恐怕也是一个不那么简单的工作。

而在中加关系上，针对上述提到的加拿大处理的一系列涉华问题上，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分清楚所谓的政府行为和政党行为，了解事情的本质，而不是一味地去批评。实际上，在诸多涉华议题上，加拿大保守党才是推波助澜的主角，包括在国会提出涉疆问题动议、推动《马格尼兹基法案》等。而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在一些问题上反而还有保持相对克制的时候，例如在新疆问题上，特鲁多公开表示不应该使用“种族灭绝”的表述，以及在涉疆动议投票时，联邦政府内阁成员集体缺席等。此外，到目前为止，加拿大是五眼联盟成员国中唯一还没有对华为5G表态要禁止的国家。这些都是值得了解以及认可的。

所以，总体来看，在处理中加关系中，现任的特鲁多政府面临着国内大选和反对党舆论的压力。而很有可能重新以多数派身份执政的特鲁多政府，还将继续承受着来自美国和联盟的压力。虽然加拿大一直都有追求独立决策的诉求，但其外交空间一再被压缩也是不争的事实。大选之后，特鲁多政府能够有机会拿回一些主动权，但也需要更大的独立决策的决心和智慧，才有可能在大国博弈中解决问题和危机。

作者刘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研究员。

编辑：GBA Review 新传媒

● 往期回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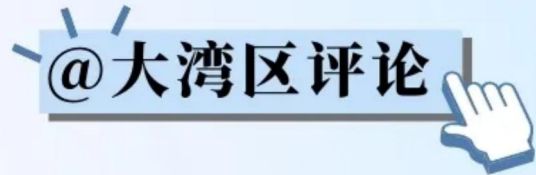
郑永年：B3W计划 |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威胁还是机遇？

郑永年：大学的未来在哪里？

胡涛：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可行吗？



通过以下平台 关注我们!



阅读 870

分享

收藏

赞 8

在看 4